



顾宪之：有如神明的衡阳内史

顾宪之（435—509年），字士思，南北朝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他的祖父是刘宋镇军将军顾凯之。顾宪之十七八岁时，州府征召他担任仪曹从事，后举为秀才，历任衡阳内史、太子舍人、尚书比部郎、抚军主簿等职。他在衡阳任职虽只有数年，但其除陋习、恤孤贫的故事至今仍在衡阳传颂，其清廉能干的声名仍在雁城回响。

决断公允人称“神明”

南朝宋元徽（473—477年）年间，顾宪之担任首都建康（今江苏江宁县）县令。任职的第一天，他发现衙内还没有了结的案卷堆积如山，于是命仆役将所有的案卷送到书房，然后闭门谢客，独自秉烛批阅。三更时分，忽从后衙方向传来几声“咩咩”的叫声，顾宪之不由得心生疑窦：“莫非这衙门内还养牛不成？”顾宪之来到后院查看，只见马厩里果然系着一头膘肥臀圆、体格健壮的大公牛，便问马夫为何养牛？

马夫道明原委：“此牛并非衙门所养，乃是一宗争牛悬案未结，前两任县令都无法断案，下令暂扣在此的。”顾宪之想起刚才审阅的案卷中，似乎有一件两家争牛的案件。于是，他当下决定从此案开始，逐步清理前任留下来的积案。

第二天清晨，顾宪之下令升堂，传来原告、被告以及双方证人到庭。原告、被告均称牛为自家所养，而且双方的乡邻也各自证明牛为同村人所有。双方各执一词，叫人难以分辨这牛到底是谁家的。顾宪之沉思片刻，放下状词，对两家主人说：“尔等无须多言，我知道了。”接着命人备轿让差人押着原告、被告及牛，在轿子后紧跟而行。不一会儿，到了两个村庄的交界处，只见面前有两条黄泥小道，向东通往原告居住的村庄，向西则通往被告居住的村庄。顾宪之吩咐马夫放开牵牛的绳子，任凭公牛随意地走去。只见那头公牛“咩咩”地叫了几声，踏上向东的小道，径直地朝着原告住处走去。围观的人们至此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顾宪之不惜兴师动众，亲临现场，就是要让公牛自己来辨认主人。案子真相大白，偷牛者方才认罪。世家出身的顾宪之竟然对牛的习惯如此了解，说明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五谷不分”的官老爷。

有了此案作为良好开局，建康县衙上下无不对这位新来的县令深为叹服。所有案件顾宪之都能做到秉公处理，史书说此后他在建康县“发奸擿伏，多如此类。”他明察秋毫，断案公允，时人颇为称道。他的英明能干，甚至被百姓夸张地誉为“神明”。他对官吏的贪残、豪强的请托，都依法公正处

理，决不徇私和偏袒。当时，京城建康的人将喝到的清冽醇厚的好酒称之为“顾建康”，意思是说其为政如酒色清醇，回味悠长！百姓对他的爱戴之情溢于言表。

移风易俗衡境大治

齐高帝即位以后，顾宪之被朝廷任命为衡阳内史，这个时代，各地以军事为中心，军政长官的职权万能化，内史与郡守同职，顾宪之由此成为衡阳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在他到任前，衡阳境内连年发生瘟疫，史书记载当时衡阳因为疾疫“死者大半”，有些人家阖门罹难，加上死者太多，棺材昂贵，老百姓没办法，只有随便用草席包裹尸体丢在路旁。顾宪之到任后晓谕辖地官员，寻找死者的亲属或族人，埋葬死者。对于全家死亡的，便拿出公款由官方代为办理丧葬事宜。

当时衡阳的旧俗认为，活人有病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作祟，得掘开坟墓，打开棺盖，用水冲洗死者的尸骨，意思是除去鬼祟，只有这样做，家里的运道才会好转，病人才能康复。顾宪之认为“除祟”这种做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也是对逝者和先人的亵渎，决心根治这个陋习。他传令辖境各地，此后再也不得行此等荒唐之事，对敢于违令者，严惩不贷。他还通过与百姓常打交道的衙吏、驿卒、小贩向百姓传播正确的观念，让百姓逐渐从内心认识到活人生病靠挖坟洗骨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道理。

顾宪之治理衡阳期间施政有方、爱民如子、移风易俗、教民向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南北朝时期，衡阳地属荆州。当时，荆州刺史王奐刚到任，只有衡阳没有上诉案件，便感叹地说：“顾宪之在衡阳教化民众做得极好，若荆州九郡都像他一样，我这个刺史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

建言减税为民减负

离开衡阳后，顾宪之担任随王萧子隆的东中郎将、长史，代其行使会稽郡守之职。当时要收所谓的牛埭税。这个税指的是对以牛挽船过坝所征的税。牛埭税始于晋。该税本是一种使用费性质的政府收费，但施行日久，逐渐变成了通行的一种税收，给政府带来了利益，但流弊甚多，过往的商旅百姓深受其苦。牛埭税时兴时废，至南朝，由于朝廷用度不足，又开始征收牛埭税。到南齐永明六年（488年）时，牛埭税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

朝廷让时任会稽郡守的顾宪之调查研究。顾宪之原就深知牛埭税之弊，实地调查后，更加深了对牛埭税和当地情况的认识，于是向朝廷上书禀明实情，希望朝廷可以体

恤下情，不要增加牛埭税额。他在上书中说：牛埭税本来不是为了收税，只是因为“风涛迅险，人力不捷”，经常有商旅、行人翻船溺亡，所以才由官方征收牛埭税，以“济急利物耳”，相当于一种互助保险金。公家得到了一定的经济收益，商旅行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风浪造成的损失和风险，“公私是乐，所以输直无怨”。这些年来牛埭税的税额形成定制后，百姓的负担已经较重了，如今官府“刻又刻之”，百姓“百端输调，赋役殷重，不堪勤剧”，况且这次改税所涉及的郡县，因为战乱影响稍有恢复，如果再突发水旱灾害，后果恐怕不堪设想。因此，他建议朝廷不要增加税额，增加税额看似对政府有利，但无异于杀鸡取卵，伤害了民本，“即日不宜于民，方来不便于公”，朝廷不应为了一时的小利，做这种不当为之事。

他在上书中还向皇帝畅谈为官之要，乃是应当努力做到“廉平”“廉则不窃于公，平则无害于民”，只有一心为民、一心奉公者，才能行使好手中的权力。皇帝读到顾宪之的上书后，深受震动，接受了他的意见，决定不额外增加牛埭税。所涉地区的百姓听闻此事，无不对他感激万分。

为官清正处处留声

此后，顾宪之又先后任职多个地方，在他任职的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清正廉洁的故事。同是在他代行会稽郡守期间，其治下的山阴县有个名叫吕文度的人，此人在当时皇帝面前颇受恩宠，仗着皇帝的宠幸，在地方上建立规模宏大的府邸，平时行事嚣张跋扈，欺压百姓，无人敢惹。据说吕文度的母亲去世时，为了讨好皇帝面前的红人，郡县内的达官贵人争先恐后地前去吊祭。但正直的顾宪之不怕他，史书记载“文度深衔之，卒不能伤也”，大大打击了地方权贵势力的气焰。

在他任建威将军、行婺州事时，当时的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占据了数百里的山林湖泽，作为自己的行猎游乐之地，禁止百姓进入樵采。顾宪之极力劝说此事不可，言辞恳切，终于说动了他。竟陵王萧子良回答他：“非君无以闻此德音。”随即命人解除了封禁。

后来，顾宪之又在地方和朝中数次迁转任职，直到梁朝建立，身患重病才回乡养老。他归家后，由于为官清廉，家里积蓄的米粟不多，仅够勉强度日，住房条件相当狭小简陋，史书形容他的陋室为“环堵”，意即只有四面的墙壁而已，因此他和家人都“不免饥寒”。顾宪之生活的时代，跟他同级别的官员，任职地方几年后，大多积蓄了相



顾宪之断牛案有如“神明”

当可观的财富。然而，像他这样祖上官居显要，自己又出任过多个要职，而能为官清廉，不蓄私财的，在当时是绝少见的。

梁天监八年（509年），顾宪之在家中逝世，终年74岁。在临终留给儿子的文书中，他要求自己的葬礼要一切从简，只要“衣周于身，示不违礼，棺周于衣，足以蔽臭”即可，“人棺之物，一无所需”，不要像当时的流俗那样厚葬；以后到了忌日，按照礼仪给自己供奉素食果蔬就行了，不要用珍贵的肉食。他认为祭祀祖先“本贵敬敬，岂求备物哉！”他的清正、廉洁可谓贯彻始终，坚守一生！

顾宪之拥有这样的品性，与他家的家风、门风是分不开的。他的祖父，曾任湘州刺史、吏部尚书的顾凯之，据史书记载，也是一位清

廉有为的好官，颇为时人称赞。顾凯之在吏部做官时，曾于衙门庭中种植了一株“嘉树”，对人说：“我任职吏部，职责牵涉整个国家的选官用才，定要竭力为国家选拔德才兼备的良材嘉树，这样才能世风日上，百业俱兴。”他还说这棵嘉树是“吾为宪之种耳”，蕴含了对孙子的良好期许。

在辗转多地后，顾宪之也曾被调到吏部担任吏部郎中，他亦如祖父所愿，与当年祖父种下的树木一样，已经长成了茂盛挺拔的良材。顾凯之种植嘉树、寄望子孙成材的做法，为时人艳羨，也给今人以启示。顾宪之生活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但他的为官佳话，尤其是不负家门、清正有为的故事，仍在流传。



1958年冬，马载和刘肫淑在衡阳合影。

衡阳史话

相识的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又投身烽火燎原的抗日斗争。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马载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中共

七大，聆听了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和朱德总司令《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这令他终生难忘，更矢志把一切献给党。

解放战争中，马载奉命奔赴东北热河省，参加了收复锦州战役。1948年，马载任中共热河省委副书记。次年，他挥戈南下，奉命组建中南地区交通枢纽——衡阳铁路局，揭开了革命人生崭新的一页。

鏖战雁城 风雨拼搏

1949年8月，武汉。中共中南局党委书记邓子恢握着马载的手说：“长沙刚和平解放，衡宝战役即将打响。衡阳是中南地区铁路交通枢纽，也是兵家必争的要塞。党委会研究，准备把组建衡阳铁路局的艰巨任务压在你和维城肩上。”

马载一听，精神振奋地回答：“坚决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1949年8月23日，衡阳局成立。马载被任命为军事代表、政治委员、党委书记，郭维城担任局长。

马载和郭维城达成共识：衡阳局成立之初，面临3项主要任务。

首先是迅速接管辖内长沙分局、武昌分局、柳州分局、广州分局，妥善安排各分局机关和车务、机务、工务、电务等工种人员。

其次是尽快组织大批职工和干部，抢修铁路电讯、桥梁站场等设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湘桂铁路“咽喉工程”湘江特大桥时时停。他们和工程师们筹谋划策，分别带领一批桥梁工程人员，抢运钢梁物资或换轨架梁，通宵达旦，用25个日夜抢修开通了

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

——记原衡阳铁路局首任军事代表、政治委员、党委书记马载

■黄润秋

全桥。

然后是确保繁重的铁路旅客和物资安全运输到位。要完成铁路运输任务，必须发挥各工种技术人员的智慧和力量。他们很快和工程师们制定了列车运行必须根据车流周转率等规章制度。

衡阳局诞生初期，接手的是战争留下的一片片废墟、一堆堆烂摊子。据马记载载：1950年2月上旬，列车脱线8次、缺水5次、误点226小时，还6次进入异线，酿成事故。

“安全是全局几万名干部职工的生命。要确保全局安全，就必须尽快查找出事故根源，就像牵牛要牵牛鼻子一样。”马载说。

当年6月26日，马载带领技术人员来到衡阳机务段。该段有两台机车“趴了窝”。马载和技术干部登上机车，俯身细看，发现是机车的水表装反了。

1951年初，武昌站发生一起货车火灾事故。马载很快带领人员赶赴武昌，查出事故根源：一车皮装上了硝磺，零担人员又将棉花装进车内，有人抽烟烧着了棉花，引燃了硝磺。

马载和郭维城组织各个站段，出狠招，落实招，大打安全翻身仗。

在中共中南局党委领导下，衡阳铁路局数万名“先行官”不畏艰险，艰辛劳作，铸成一条坚不可摧的钢铁运输线，涌现出许多爱国爱路劳动模范，安全、快捷、优质地完成旅客运输、货物发送，特别是运送抗美援朝人员和物资的艰巨任务。据统计，仅1949年8月—1951年5月，他们就完成运输任务4万吨，超计划完成两亿元，还完成货运计划增长，缩短周转率获佳绩，首战告捷，战功卓著。

崭新的衡阳铁路局犹如湘江边上一轮日出，冉冉东升。

相伴47春 相濡以沫

刘肫淑感慨良深地说：“我和马载的婚姻是党组织安排的，郭维城局长是我们的牵

线人。我们几十年相伴，相濡以沫。我发自内心的敬重他、感激他，感激老马对我政治上的引领、思想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爱。”

雁城是马载和刘肫淑相识相爱之地。

在工作中，郭维城和马载朝夕相处，交情甚笃，对他的个人问题也十分关心。得知马载孤身一人，郭维城萌发了为他找一位贤惠妻子的念头。

1950年冬，衡阳苗圃梅花绽放，香远益清。一个星期天，郭维城约马载来到他家里。郭维城的医疗护士也约她在卫校的好友刘肫淑来到郭家。

马载见刘肫淑性情淳朴、谈吐热情，觉得她正是自己理想的终身伴侣。刘肫淑见马载身躯壮硕，话语中充满激情，又听了郭维城介绍马载的成长经历，心中产生了敬佩、爱慕之情。

马载和刘肫淑志同道合，成为终身相伴的同志和夫妻。

马载依然坚守自己的人生诺言：“请党组织派我到最艰险的地方去。”

1954年夏，马载远调新疆中苏石油公司，任中方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刘肫淑打起背包，远赴西域，踏着热浪，跟随马载来到新疆石油公司担任医护工作。

1958年冬，马载调往四川石油学院挑起党委书记兼院长的重担。刘肫淑二话没说，又跟随马载来到巴山蜀水间的南充油矿。

垂暮晚年情最真。因长期积劳成疾，从1992年开始，马载多次中风，3次心肌梗塞，3次脑溢血，几乎年年患病住院，月月抢救。

那段时期，刘肫淑天天陪伴在马载病榻前悉心照料。1997年，马载走完人生之路，享年92岁。

2018年11月，原四川石油学院（现更名西南石油大学）六十华诞，师生们在学校档案馆前坪为马载立起一座铜像，纪念新中国第一所石油学院的拓荒者。

马载的名字和业绩，如滔滔湘水，源远流长；若香山松柏，苍翠常青。

（据《广州铁道报》）



马载87岁留影